

【浮世绘】

曲街藏圃

□孙葆元

我住过的后坡街如果鸟瞰就是一树躺倒的枝干，枝杈漫生，无序、庞杂，难倒了编门牌号的人员，走在街上，按号索门，常常是1,3,5,7,9,就找不到11,不定在哪个岔口，突然发现11号藏在这里。在街上住了三十余年，逢路人问门牌号，亦常常一头雾水，大概地支吾一通，弄得人家如入迷宫，终不得要领。

这是济南老城厢一条特殊的街，用当时的话说，位于东城外圩子里。曾经菜畦无垠，农家错落。据我的老房东说，韩复榘主政期间倡导在这一带发展房地产业，遂洋房比邻，庭院渐次，青园与宅第相间，田陌与街衢相接，走在街上感觉舒朗清新，与老城的紧凑和拥挤形成两个世界。

我搬过去的时候，深感这条街的冷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只有院子里的丁香、槐树不安分，把开满紫花、白花的枝头伸出来，洒下一地花荫。也有大门洞开的门户，都是多姓杂居人家，张家出李家进，院门就一直敞开着，院子一目了然。这条街区最多的是“里”，济南话称“里分”，同样的建筑格局在上海叫“里弄”，都是一个意思。里是一个封闭的大院落，大院落里分列着几个小院落，共同组成统一的居住空间，是家族性的民

居格局。它把传统的正房、厢房演绎成主院和侧院，一个家族，长子、次子分居各院，既集中又分隔，各有空间。住宅格局的演变是一个城市发展史的一部分，也是文化遗产。然而这个理念长期被“风水”“阳宅”这些概念混淆，忽略了其中的经济与文化因素，于是庭院史的实证就在拆迁中断档了。

我要讲的是发生在里分里的故事。当然此时的里分已经成了多姓杂居的院子，原来的主人在时代的风雨中或凋落或退居一隅，生计使然，也有的是社会使然。这条枝形的街上坐落着几个神秘的院子，如忠恕里、谦吉里和几处花园。只有忠恕里嵌镶在门楣上的石刻字迹赫然，里面主院里住着家父的好友丛伯父。他们的要好缘于同为高血压病友，鸡犬相闻的近邻，共同散步，交流医疗，彼此提醒，逐渐推心置腹。丛伯父嫌我家租住的房子狭小，常邀家父到他家闲坐。一次父亲带了我去拜访，敲开那扇厚厚的木门，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派青绿，竹篱隔开园圃，园子里是一畦畦蔬菜，间或种植了些花卉，简直就是一个院里农家。沿着竹篱外的小径进入丛伯父的居室，三间北屋，窗明几净，简朴却不落俗套。丛伯父，胶东人，

开口便是烟台一带的口音，是解放战争支前的英雄，曾推着小车跨越山东半岛把粮食等物品送往淮海前线。他拿出华东军区给他颁发的奖状，尚小的我不懂得那奖状的重量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看电影《淮海战役》，看到山东人民的小车队冒着敌机的轰炸，把辎重送往前线，无数的人倒在解放战争的征途上，血染粮食和物资，他们的亲属就在路旁匆匆掩埋起父老的尸体，来不及悲伤，爬起来，只是把孝带扎到头上，推起小车又一往无前地前进……看到这里，便想起丛伯父。丛伯父已经老了，步履蹒跚，不复当年的英姿，在街上他就是一个开朗调笑的老头，与我父亲谈古论今。闲谈之后，领我们去看他的园圃，那个园子好大，蝶飞蜂闹，竟有蚂蚱出没。我来了兴趣，满园飞跑，去寻那些青绿的蚂蚱。

三年之后，父亲说，丛伯父搬家了，带我去他的新居探望。进得那座院子，发现几户人家杂居，丛伯父住在尽里头，屋宇与我家差不多大，远没有那座园圃怡情。丛伯父依然谈笑风生。我这才知道忠恕里那座院子是政府奖给他的，那里被征用盖一座楼，丛伯父二话没说就让出来，局促在这样一座小

宅。在丛伯父身上我看到了人民的奉献精神。

大约到了1963年，一天中午，步履蹒跚的丛伯父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家，对我父亲喊，老孙，可不得了了，黄河决口了，快跑吧！这一喊把我吓坏了，我看过连环画《岳传》，岳飞出世时正赶上黄河决口，他母亲抱着他坐在一口缸里漂流数十县才保住性命，眼下我家可没有那样的大缸。丛伯父喊完就要跑，我父亲一把拉住他，说即便黄河水过来也淹不到脚脖子，怕什么！父亲的学识让他冷静，他指指天，无风无雨，黄河决的哪门子口子？就拉着丛伯父和我到街上去看，只见满街奔逃的人群，人们从各家出来往南奔跑，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盆，盆里放了两根韭菜，一边扭着跑一边哭喊。那条街全乱了。

事情终于平息下来，公安局抓住了那个散布谣言的人。原来他偷了人家东西被发现，就造出这样的谣言惑众，趁机逃跑，用心实在大坏，让一条街上演了惊恐一幕。事后，我父亲说，老丛真够朋友，在那样危急的关头不自己逃生，还念及朋友，难得难得！丛伯父却没有忘记那个老太太，说，她逃难就拿了两根韭菜，包饺子也没面哪！两位老人哈哈大笑。

【美食记】

茶泡饭之味

□王吴军

在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九回“琉璃世界白雪红梅，脂粉香娃割腥啜膻”中，写怡红公子贾宝玉“却等不得，只拿茶泡了一碗饭，就着野鸡瓜齏忙忙的咽完了”。这里说的“茶泡了一碗饭”，其实就是茶泡饭。

茶泡饭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热茶水来泡冷饭，茶是茶，饭是饭，粒粒要分得开，吃起来，饭粒颇有嚼劲。有一种梅干茶泡饭，是佐以盐、梅干、紫苏、海带丝等，茶一般用的是绿茶，将茶切成条状，和饭一起泡，这样，茶的清香就能够渗入饭中，吃起来茶清香、米清香、紫苏和海带丝的清香互为融合，汤不浊，水面没有油花，再加上一点微微的辣，真是让人欲罢不能。

说起茶泡饭，不得不说说明末清初的才女佳人董小宛。董小宛嫁给才子冒辟疆之后，在江苏如皋的水绘园中，董小宛和冒辟疆琴棋书画两相和，除此之外，董小宛还亲自下厨，纤纤素手做羹汤。说起来，董小宛的厨艺真的很不错，清朝有一本叫《崇川咫闻录》的书中记

载：“董糖，冒氏妾董小宛所造。”除了发明董糖这种美食，董小宛还发明了董肉，董肉又称跑油肉、虎皮肉。冒辟疆在《影梅庵忆语》中更是详细记载了董小宛制作桃膏、瓜膏、红腐乳的方法以及对饮食及炮制方法的评论，不逊色于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。这些都是题外话了，还是说说董小宛做的茶泡饭。

在《古食珍选录》中，有这



样的记载：“冒妾董小宛精于烹饪，性淡泊，对于甘肥之物质无一所好，每次吃饭，均以一小壶茶，温淘饭，此为古南京人之食俗，六朝时已有。”董小宛用一小壶茶温淘的饭，就是茶泡饭。董小宛喜欢吃茶泡饭，而且每天都吃，足见她对茶泡饭是情有独钟的。想来，董小宛大概也是在感受一种家常女人的质朴生活，在那个乱世里，茶泡饭的清香滋味让董小宛拥有了一份难得的温馨和暖意。

作家周作人曾经在书中提到过，在日本的饭食中，一般日本的普通人家只做早饭，白饭做饭团加点菜做便当，中午的时候吃，晚上回去，便将早上剩下的饭用热苦茶汁子泡一下，加腌菜吃。周作人写的日本人把剩饭用热苦茶汁子泡一下吃，也就是茶泡饭。茶泡饭做起来简单，还具有很好的解酒、消食、养胃的功效。日本男人下班后，大多喜欢与同事结伴去喝酒，微醉后回到家里，最想吃的就是一碗清淡爽口而又解酒暖胃的茶泡饭了。

在日本电影《茶泡饭之味》

里，被派出国的丈夫突然返家，妻子忽然发现了丈夫的好，两人于是一起吃茶泡饭。茶泡饭的平淡、朴素，恰如细水长流般的夫妻生活。茶泡饭做起来不难，就是泡一壶绿茶，稍微凉一些后淋入饭中，再放入喜欢的菜，进行搅拌。吃茶泡饭，最好盛在粗瓷碗里，酣畅淋漓地吃下肚，爽心爽口，干净利落，胃像被抚慰过一般温暖。爱也是如此，有一种淡泊却深远的质地，如秋阳暖照，淡而温暖，弥漫着一股生活的力量。那一种简单质朴的生活美，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味。

四川也有茶泡饭，通常是用普通茶叶配上自家腌制的青菜头、萝卜头、白菜帮子，淋上红油，撒些许白糖，滴上几滴麻油，看上去红绿分明，吃起来更是让人胃口大开，欲罢不能。

因为茶泡饭中有茶，茶有生津止渴、消暑、解毒、通便、调节肠胃的功效，而且，《本草拾遗》中说，用茶水做出的饭菜“久食令人瘦”，茶泡饭居然还有瘦身减肥的功效，何乐而不吃呢？

【在人间】

母亲·麦子

□张洁

无数次，我总会这样的梦境中醒来，但我知道那并不是梦，而是我童年最深刻也最难忘的记忆。

梦中，背景总脱不了老家那金灿灿的六月天。骄阳似火，麦子就是被老家六月的日头烤熟的。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麦浪，越过道路、溪流，一直向北伸向远方。在太阳的炙烤下，它们翻滚沸腾，冒着热气。我的母亲头戴一顶斗笠，脖子上缠着一条看不清颜色的破烂毛巾，弯腰在偌大的麦田里，一手持一柄锋利镰刀，一手揽一把成熟饱满的麦子，“霍霍”一下、一下，麦子应声倒地。新割的麦茬暴露在空气中，流出有着独特气味的麦浆。割一段路，母亲就俯身找几根有韧性的麦秸将这些割了的麦子捆起来，放在一条设定的车路上，好让归来的牛车把这些打了捆的沉甸甸的麦子拉走。

就这样，母亲在不断的重复劳作中挪移了自己，也挪移了日光。日头渐渐西斜，被汗水湿透的母亲感到喉头焦渴，她“咄”一下把镰刀砍插在一根粗壮挺立的麦子上，直起身子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趿拉一双沾满泥土混和麦浆的解放鞋走到地头处，“咕咚咕咚”，沉默而满足地喝几口从家里捎来的凉开水……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次次在这样的梦境中与母亲相遇，就像一场我必须践行的“约会”。但这场“约会”着实能让我在困厄的时空错位中，随时都可找到前行的力量和勇气。

那时候，人际之间就像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一样，简单而朴实。只要不吝汗水，按时节规律实现和土地的约定，终会有所收获。当然，也并非万事都尽如人意，现实生活也并非没有什么苦难和灾祸，然而，母

亲跟千千万万农民一样，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、一茬接一茬的辛勤践约中，始终守候着一个普通农民的厚道、善良、本分和尊严。母亲一年到头省吃俭用，用这些丰收的麦子为我换来了上学用的本子、笔，还有学费……

我参加工作后不久，母亲从乡下专门乘坐了四个多小时的大巴来城市看我。我去车站接她时，恰逢济南的道路堵车，待我满头大汗、火急火燎地赶到车站，她已在汽车总站等了我半个多小时。

远远地，视线穿过拥挤的人群，我看到她那熟悉的、佝偻的身影。她正坐在车站里的一处石阶上，不停地朝门口张望，生怕一不留神就错过了我。我迎上去喊她一声，她回转过身来，见是我，脸上顿时露出欣喜的神色。暑气逼人，她一句抱怨也没有，慢慢蹲下身去，小心打

开脚边的一个大布包，仿佛布包里面装着一个她带给女儿的最甜蜜惊喜的秘密！

布包打开，我的眼前是一片金黄的麦子：一颗颗饱满的麦仁露出洁白的肉，散发着新鲜的麦香。原来，母亲不远千里来看我，就是为了让我能饱饱地享受这个季节她新打的麦仁饭。

我拎起布袋，竟很沉重，足有三十多斤。母亲已近古稀之年，我能想象一位老人从遥远的乡下背着它们辗转进城要花费多少力气。其实，现代生活这么方便快捷，从城市里任何一个角落也能买到一模一样的麦仁饭，但母亲显然并不在乎这些，从小到大，她一直都在想着能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带来我身边，哪怕这份爱再沉，哪怕她自己再累，哪怕到达女儿身边的路再遥远，也始终无怨无悔……